●責任編輯：葉衛青 2025年9月1日(星期一) 香港文匯報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人生憑闌處

廈門行記

童心

在我心裏，和愛的人去廈門，是幸福事。所以，當Thomas和Dennis兩家人計劃一次短途旅行，問我的想法時，「廈門」兩個字一下子跳了出來。於是，趁着8月的海風，我們一行9人投入了廈門的懷抱。

我們住在「雙子塔」——廈門的新地標，與廈門大學近在咫尺。放下行李，直奔有中國最美且「沒有之一」的廈大校園。入門並不容易，遊客洶湧，學校不得不設立了遊客中心，預約入校要提前至少7天。穿過紅牆碧瓦的嘉庚建築群，徜徉在綠草茵茵的演武操場，高遠的天空飄過潔白的雲朵。芙蓉湖水，泛着波光，幾隻黑天鵝在微風裏游弋。我們在湖邊小憩片刻，一邊品嘗文創雪條一邊吹風。校園裏高高低低的鳳凰木似令時光剎那靜止、停頓、悠然。

鼓浪嶼、環島路、中山路步行街， 3天的時間在廈門走走逛逛，這些地方自然要去。現如今，鼓浪嶼熱鬧得近乎嘈雜；環島路騎行，有些地方豎起了地產公司招牌、遮擋視野；步行街乾淨開揚，但騎樓散發的文化味反而淡了。我和兩家人講起20年前第一次到廈門的經歷，「街角的陽光，愜意的海風，碧海藍天之下心靈的寧靜。」

兩家人為我準備了生日的驚喜，那麼多禮物、那麼多美味。其實，我和兩家人相識不過一年多，卻在不知不覺中成了相親相愛的家人：Dennis持重深沉，Thomas幽默內斂，Natalie縝密聰慧，Bonnie直爽仗義，4個孩子都是英華仔，他們帶我穿行在這人世間，感知四季的更迭、人情的冷暖。最後一天，馬上讀中四的Caleb給了我一個小小的錄播器。回到香港躺在床上，他熟悉的聲音響在耳邊：「孤獨的時候，我們在陪你。」

●廈大芙蓉湖畔，作者與友人合影。 作者供圖

心窗常開

網文寫作秘笈

潘明珠

文章上網了，收到過千萬的瀏覽點擊、點讚，作者內心怎能不激動？

我駐校教寫作班，一位學生談志願說：希望成為爆紅的網文作家。

也有同學說：「我才不想在網上分享，更不想別人知道我內心世界。」另有同學問我：暑假我已日日寫文字放上網呀！但怎樣才能變成網紅？

難得大家愛文學，對寫作有期望，我即出示厚達30萬字的新書《粵食記》。我引書例，告訴學生，此書作者三生三笑如何開始寫網文，及她的寫作秘笈。她是30多歲才開始在網上寫作的呀！這中女一寫上網，便引來大量讀者了。

同學們笑說：「是中年好翻身！」人人都很有興趣聽我說哩。這位中女作家，攜這本由網文選輯印成的實體小說，來到香港書展講座分享，我相信其經驗值得大家參照。

第一招是閱讀佳作。這幾乎是每個老師都會告訴學生的不二法門。三生三笑從閱讀名家的佳作中汲取寫作的不同角度及寫法，同樣的題材，可以有千百種寫法。例如她看汪曾祺寫故鄉的食物、泡茶，也看蔡瀾寫美食等，這些佳作都能引發創作妙點子，特別是她想寫現實粵食題材的作品，閱讀佳作精髓，大力助她打開寫作大門。

第二招，平日生活的積累極重要，把生活中耳聞目睹及思考聯想到的，通通收到心內醞釀、提煉、糅合、發酵一段時間自可一揮而就。

第三招，為了深入了解飲食行業，這位女作家貼地親身到餐飲店打工，觀察店東和客人吃餐細節，其後寫出不少粵式早餐故事，工作經歷為其作品帶來現場真情實感。

然而，要在網上寫長篇小說？你寫前必先構思好人物性格及主旨大結構，有了框架後，續持之以恒地每天要寫，大可隨意發揮，用心把情節及畫面寫出就行了。

小說《粵食記》大架構就述說幾個年輕人一同創業、尋味嶺南，開創粵菜餐飲新潮流。角色有創意、有夢想，同學們閱讀了我簡報上一些片段，已感到很有興趣及共鳴。

我特別提醒大家，寫長篇網絡小說，要每天持續逐個字敲出來呀！要堅持似跑馬拉松，有耐力韌力才能。擁有作家夢的青少年，要對寫作有這樣的信念，才可駕馭網絡平台啊！

● 筆者與三生三笑（右）合照。作者供圖

琴台客聚

索隱派網上復興

潘國森

上回談到我們這一代人遇上了互聯網的新時代，要過新生活。筆者少學理工，到老已算是「文科生」，與「前沿科技」（Cutting Edge Technology）甚脫節，間或得聞中國科學家在不同領域實現重大突破，還算勉強聽得懂。此時一介書生又驚覺學術研究也有了新園地，在不須鉅額研究經費的領域，有聲有影的自媒體，大有擠掉舊式學術期刊的架勢。

近日刷智能手機看在中國網民之間廣傳的視頻，見到不少「網紅」加入「紅學研究」的行列，看來「新索隱派」已成了顯學。

過去「紅學研究」可說被「學術界」壟斷，除了極少數有其他經濟來源的研究者，「紅學家」九成以上都是大學教授或領受政府教育經費的「建制中人」。有些什麼新發現，可以在公家、大學或有政府經費資助的學報或學術期刊發表。尋常「老百姓」看熟《紅樓夢》而到了有點心得，想寫點文字一抒己見，也得找個文學園地去發表。幾十年前報紙雜誌間有劃出篇幅刊登這類文字，今天主流報章很難給投稿人發表數千至上萬字的長文。

當然，不論是學術界還是「民間」的研究者，若累積了一定數量的紅學研究成果，下一步就是將作品結集成書，以便傳世。

記得小時候看過有評論將「紅學」分為三大派。

一為胡適（1891年—1962年）、俞平伯（1900年—1990年）代表的「自傳派」（又稱「考證派」），這派認為《紅樓夢》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傳，書中的榮國府、寧國府就是以曹家為寫照。

一為蔡元培（1868年—1940年）代表的「索隱派」，認為《紅樓夢》是「影射文學」。校長說：「……康熙朝政治小說也……書中本事，在弔明之亡，揭清之失……」校長先後由革命家一改為教育家，再改為政治家。只為「索隱派」開了個頭，沒有出力反駁「自傳派」的批評，於是人們長時間認為「自傳派」已把「索隱派」徹底擊敗。

還有是李希凡（1927年—2018年）代表的「社會批判派」，流行一時，後繼乏力。

「新索隱派」以視頻發表最新研究成果。拍一條視頻，可能比正經八百地寫篇論文高效得多，又可以輕易走入尋常百姓家，其勢不可擋。

難道「自傳派」可以休矣？又要下回分解了。

百家廊

取彼茱萸

黃良海

只要帶草字頭的字，懷揣地氣，開落枯榮，繁華蕭瑟，一年春秋，總蕩漾着草木初心。

9月，天地清平樂，山高水清，秋樹只爭朝夕，秋陽緊貼着黑褐老枝的茱萸，清清亮亮。佛子嶺酷似菩薩，山容慈善，樟竹蔥蘢，石楠葳蕤，山腹溝壑數株茱萸，樹樹皆秋色。歷經春榮夏茂的對生單葉顯露金黃，寒霜染葉，滿樹圓葉知趣隱退，水靈水靈的茱萸果一串串、一嘟嘟，橫空而出。粒粒小紅漿果，通體丹紅，像打磨光滑的瑪瑙，像晶瑩剔透的聖女果，珠滾玉圓。將熟未熟的果兒，飽滿鮮亮，紅裏透着青，青裏流淌着紅艷，青紅交融，金鑲玉，玉裹金，富貴華美。空山萬木秀，山茱萸聽到節氣的指令，迸發出生命的原色，佛子嶺霞光萬丈，分外妖嬈。

一行山雀振羽東去，清唱着秋意勝春朝的長曲。鳥兒無意冒犯山中珍果，實在是其味道酸澀難食。不過，生長於晨曦薄霧中茱萸常綠帶香，具備殺蟲消毒、逐寒祛風之功效。中藥舖裏的方格裏一定有曬乾的茱萸果，《本草綱目》載：「山茱萸，主治心下邪氣寒熱，溫中，逐寒溫痺，去三蟲，久服輕身；亦有強陰易精、安五腑、通九竅、至小便淋瀝之功，久服明目、強力長年。」朋友望聞問切多年，善用茱萸，一味尋常之物，竟然醫治了多少人的疼痛疾苦。

清秋拂曉，老家鄉親背着竹簍，拿着長勾鐮刀，上山採摘茱萸。樹下鋪塊塑料布，鄉親合力搖晃樹枝，簌簌落茱萸。再舉起長勾鐮刀，折枝收果。慢慢摘、細細撿，數過多少漿果，一雙雙粗糙灰褐的手染成紅潤。茱萸經過捏皮、晾曬，一是以藥備用、二是賣給藥舖，換些油鹽醬醋。人的索取與自然的恩典，均是經由勤勞用心邁入圓滿之境。

茱萸雅號「辟邪翁」，晉朝《風土記》中有9月9日折茱萸以插頭，避除惡氣，以禦初寒的記載。家中老人用紅布縫製布兜兜，針腳線均勻細膩，束口紮紅繩，兜裏塞進茱萸、桃枝、老銅幣。老人神色嚴肅，端坐在竹椅上，像虔誠的信徒，一針一線縫下心中默默的許願。

16歲那年，我「一舉成名」，初中畢業考上了師範。一紙錄取書，改變了世代務農的命運，哪怕畢業後只是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師，也是鄉親眼中的香餑餑。乘坐屁股後面冒濃煙的農村客車去百里之外的學校唸書，拖着一個木箱子，孤寂害怕驚懼淹沒了我瘦小的身子。母親歡喜又擔憂，長年被煙火熏染的眼睛渾濁紅腫，眼角噙着淚水，她上前幫我脖子上掛上紅布兜兜，話語激動得有些結巴：「別怕，孩子，茱萸……保你……保你平安！」

假期回家，見到母親，她在勞累中慢慢老去的臉上，漾着一種毫無保留的仁祥笑容。絮絮叨叨後，母親總是不忘檢查我佩戴的紅布兜兜。重陽時節，茱萸果在枝頭婆娑弄姿，母親和鄉親們依舊趕早上佛子嶺採摘，一切寧靜從容。而母親和鄉親們還將縫製多少紅布兜兜，精神層面的熱望，離我們近，彷彿觸手可及，也許離我們遠，拚盡一生的力氣還在追逐的路上。

母親說不清楚自己的出生年月，好在幾個姨媽還健在，親姐妹嘰哩呱啦，勉強拼湊回一個有着個人主觀色彩的日子。母親唯一的名字叫「金英」，她的第一聲啼哭響在金秋九月，一個花影隨地的季節，桂花飄香，菊花燦爛，茱萸紅了。不知是有意還是巧合，名字與季節的脗合，讓人頓生遐思。可是，她種菜種田，從不種花花草草，認識的花草絕對沒有瓜果蔬菜多。

佛子嶺的茱萸年復一年，金花紅果，不見衰敗。母親被歲月搓揉得佝僂，腰椎頸椎四肢疼痛不已。房間裏有一個大玻璃瓶，浸泡藥酒，蘄蛇、杜仲、田七、伸筋藤、茱萸……酒香與藥香混合，昔日的康健大勢已去，母親養雞養鴨、拔草煮飯，心意如一。

煙月不知人世故，山萸果熟笑秋風。近幾年，佛子嶺修了便道、石階、護欄、休息亭，車子也可以蜿蜒而上。九九重陽，佛子嶺分外熱鬧，十里八鄉的人，打着太陽傘，披着薄單衣，傴僂提攜，登高望遠。天瓦藍藍，山青綠綠，菊花金燦燦，茱萸紅彤彤，一路花衣笑語。牽着母親的手，一雙愈來愈薄的手、一雙皺紋錯亂的手，就像當年母親牽着我的手一樣，慢慢向山上走去。多年未上山的母親，突然間獲得了釋放，又與山重溫着某種親戚般的關係：在這個山窩砍過柴火；在東邊石壁下挖過石斛、柴胡、黃精；在西邊的岩洞裏喝過冰絲絲的生水……轉過山坳，穿過斜坡，來到茱萸樹下，母親變得異常興奮，一張飽經七十又八年風霜的老臉頓時水潤，舒展起來。

我攙扶母親坐好，上前摘枝，取彼茱萸，輕輕插在她的頭上。銀髮蘇短，不易佩戴，又取來髮夾，夾緊。銀髮紅果，與時間把盞言歡，一切是如此的飽滿明亮。向母親鞠躬，一個90度的鞠禮，發自心底最深處的。

翠袖乾坤

公廁，安心之所

余似心

公廁，總予人骯髒、惡臭、濕滑的印象。有些人極度抗拒上公廁，深感生理功能會被堵塞。公廁的衞生狀況，其實是反映一個社會的文明水平，以及政府的管治能力。

公共衞生環境措施愈受重視，愈反映政府當局對市民的愛護程度。當然，也展示出負責的清潔工人是否敬業樂業。

最近備受注目的公廁是北區公園的女廁，有一位網民在社交平台發照發帖表示：「在北區公園的女廁內清潔姨姨擺放了十多束鮮花，而且定期替換，廁所也抹得既乾淨又漂亮。」樓主說她有一段時間失業了，怕家人知道，便早出晚歸扮作上班去，實質是到了這個公園流連和看書。她說：「入到廁所，見到啲花冇咁難過。」「這曾經是我安心之所。」「應該要加人工給這位清潔姨姨。」

從圖片所見，廁內窗明几淨，一瓶瓶膠樽插了不同植物，有除臭味的虎美蘭、籃色的雛菊、艷麗的彩雀花等等，較一般人的家居洗手間更舒服，難怪樓主的心情也因而轉好，也在這裏想通了問題，找人幫忙解決，「否則我可能已經了結了自己！」

網民看到這個帖文和照片，都對這位清潔姨姨大加稱讚，異口同聲地要加以表揚。清潔廁所並非一件輕鬆的事，很多人都視之為厭惡性行業，社會上缺乏公德心的人很多，公廁就常被弄得髒臭不堪，要長期保持清潔又談何容易。

這位清潔姨姨肯定是位善良的工人，她用心去面對自己的工作，也以之為榮，把工作場所視之為家，把公廁牆磚和地面抹得反光潔淨，還經常替換鮮花，相信她自己也工作得心怡神悅，樂在其中。自己有工作滿足感，也讓使用者感到享受，分享到她的心意。

一位廁所清潔工不以工作為低下，不惡糞便的髒臭，化腐朽為神奇的精神，除了影響樓主，對我也有很大啟發，人生無論遇到多大的逆境，面對着多令人難過的現實，只要本着善良和樂觀，改變思維方式，足以扭轉境況。

網人網事

魯迅的煙

狸美美

一面見證了22載歲月的景牆，一幅魯迅夾煙的版畫，近日成了輿論風暴的中心。

事緣浙江紹興的魯迅紀念館有一面網紅打卡牆，上面是魯迅手中夾着香煙的經典版畫形象。部分遊客參觀時，會在牆前點燃打火機或香煙，拍一張「給先生點支煙」的打卡照。

近日，一位自稱控煙志願者的孫女士在社交平台發文，認為牆畫不妥，有「引導人室外聚集抽煙危害他人健康」的風險，還會「誤導青少年」，更將此事投訴到了「浙里辦」。

孫女士的言論馬上激起了輿論反彈。政務熱線工作人員表示，當天上午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電話，「大家的意見一致認為不需要修改，都表示這是歷史的客觀現實，而且也是紹興魯迅故里旅遊的一張名片，要求不能因為一個人的投訴盲目做出決策。」

魯迅抽煙的形象確實並非虛構。據《魯迅日記》記載，1925年至1936年間，他每日吸煙約20支。牆畫原形取自1936年魯迅逝世前3個月拍攝的最後一張照片。直到去世前一天，先生手裏還拿着煙。

至於這面景牆，落成已有22年之久，是魯迅故里的組成部分，早已成為海內外遊客來紹興的重要打卡地。一邊是投訴方的言之鑿鑿、一邊是保衞者的情之切切。事件也引發了更深入的思考：在人人都有咪高峰的時代，我們應當如何對待不同的聲音？

作為控煙志願者，孫女士關注公共場所禁煙話題的初衷值得尊重。在她看來，如此巨幅的網紅牆面、放大的煙紋和遊客的點煙自拍，都會無形之中誘導一些人吸煙。中國吸煙率居高不下，約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抽煙。吸煙低齡化問題也值得警惕。

然而，歷史人物的生活習慣是否應該為了符合現代價值觀而被「淨化」？現代人又是否應該堅持這種不合時宜甚至過於荒謬的「道德潔癖」？因為按此邏輯，李白舉杯邀明月會被說成宣揚酗酒，岳母刺字會被說成號召紋身，武松打虎是虐待動物，朱自清《背影》裏的父親翻越站台買橘子則更是違反交規。

面對爭議，我們是否需要非此即彼的選擇？或許有理性的中間路徑。

投訴者的聲音值得傾聽，但傾聽不意味着必然順從。就像魯迅紀念館的回應：「魯迅先生抽煙是事實存在的，也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，為什麼要去改變它呢？」而管理方在從善如流的同時，也應兼顧小眾的合理訴求，比如在保持牆面原貌的前提下，周邊添設「戒煙是最好的致敬」的提示標語、播放控煙廣播、加強巡視提醒、增加講解等手段，引導遊客理性打卡。

至於道德潔癖，將歷史人物從具體時空中剝離出來進行道德審判，本身就是一種認知暴力。道德潔癖者可能是出於好意，但歷史告訴我們，道德純淨性的追求往往導致不寬容和壓迫。歷史從來不是純淨的，人性從來不是簡單的。唯有接納這種複雜性，我們才能真正與歷史對話，從中汲取面對當下的智慧。

正如魯迅先生那句名言：「倘要完全的書，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，倘要完全的人，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。」

信而有征

鼓浪嶼

劉征

鼓浪嶼嚴格意義上並不能稱作一個旅行地。它倒像個社區，由一些曲裏拐彎的小路連接着。你從任何一個岔路步入，盲目地走，最終都能匯到主路上來。所以，迷路是不可能的，道路不熟的時候，無非多走兩步。沿途，各色別墅，黃家花園、番婆樓，抑或是林氏府，盡收眼底。並且，這些名字都不重要，因為他們規模相當，將將路過，還覺得好看。及至過去，又是下一座，因而反倒對前一棟房子沒印象了。實在太多了，整座島有2,000多棟別墅。

不過，如果你生活在此地，那情形又當不同。你先會對自己的居所十分了解。譬如我，這次住的公平路一號，是美國海軍總署舊址，一棟3層小樓，紅色磚牆，同色小方格瓷磚地面，每一層都有深深的迴廊。剛住進去，就看到主人家的小女兒在2樓的迴廊裏踮起腳鉤隔壁小學伸過來的竹葉。一問之下，才知道她下午準備用這嫩葉包糭子。回到房間，從窗子向外望，依然能夠看到那簇修長的竹子在風中搖曳。鼓浪嶼這座小島，隨着海風吹動的竹梢，漫入眼底。屋內冷氣森森，卻始終像是自然的溫度，因為迴廊陰影幢幢，蕩漾的微風，沉靜的庭院，生出一股歷史感，都傳導着淡淡的涼爽。那感覺在晚上尤甚，似乎你篤定有人正搖着蒲扇，坐在院中那棵大榕樹下，漏夜閒談。其實，當你走出去的時候，那院中並沒有人，這一切不過是一種幻覺，是一種無來由的氛圍驅使你這樣去想。我只在此處住了兩晚，不過卻像是生來就住在這裏，絲毫不覺陌生。

然後，我回想起在攀登日光岩的時候，中途有一個「古避暑洞」，走過去一看，其實並不能避暑，與其說是一個洞，不如說是一個穿堂過道，此壁為避居此地的台灣名士施士潔所題。點睛之筆倒是下標的一句解說，說題詞者與此地有名的菽莊花園主人常有往來。菽莊花園的主人是台灣另一個避居此地的士紳林爾嘉居所，裏面有一個頂美的鄰海庭院。一說到交往，立馬就到了庭院，二位故人在炎熱的夏季，避開盛暑，在這靠海處乘涼。平淡的，日復一日，所以寒暄很少，有一句沒一句，喝點酒的時候倒是更多。

在菽莊花園不遠處，就是位於島中央的馬約翰體育場，它算是一個標誌性的所在，遙相呼應日光岩，它的隔壁被一位南洋華商買了，據說是不忿球場只允許洋人使用，他就賭氣把住所建在球場上游，俯視此地，就好像傲視洋人一般。

球場邊的主路可通向人多最繁華的地方，路上有一棵榕樹，整個已經傾斜，擋在地上，枝椏上的垂枝扎入土地，形成了一根根支撐。當地的一位老人看我在這裏停下來了，就說，榕樹上的每一個垂枝都是它的根，它們只要扎到地裏，就會變成榕樹的莖。被他這樣一講，這形象就和福建人的形象重疊了——一種穩固的向心力，代表福建人對家的執着。

入夜，除了到各處鄰居閒逛，也可以到沙灘玩水，對面也分不清是漳州還是金門，總之一片燈火。脫了鞋子，腳踩處就沾了沙，很細、很熱。隱約可見白日裏小孩子們堆起的各種城堡。離海近點，輕輕的海浪漸次拍打上腳踝，是極溫柔的。

如若去鼓浪嶼，一定要住下來。